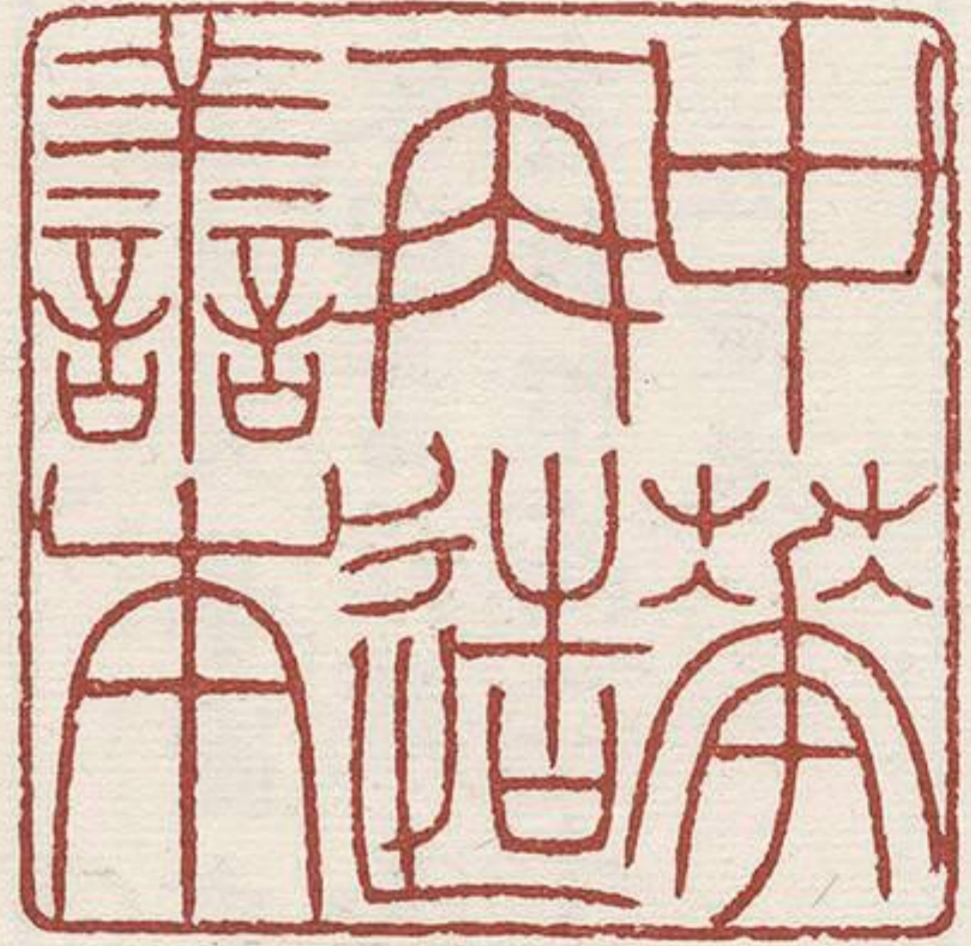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一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 中國
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二十釐米寬十
三·五釐米





宋朝王系圖



太祖

德 惟

守

世 令

子 子儒生 孝宗

伯 師 希

與 孟 由

宗

宗

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徽宗

高宗

孝宗

宗

宗

宗

宗

諸王 有 卿 中 孫

諸王 孝 安 居 不 自 一 聲

元 允 允 讓 生 英宗

宗 仲 士 木 苦 宗

必 良 友

奉 德 承 克 叔 之 公 夫 時 若

古 嗣

宋朝傳授

德芳 惟憲 從郁 世將 子 子 秀王子儒生 孝宗

太祖

神宗 第六子

徽宗 長子

理宗 世祖

度宗 內之子

帝

世祖

世祖

世祖

世祖

世祖

宣祖

神宗 第十子

徽宗 第六子

高宗 第六子

孝宗 第七子

光宗 三子

宗

宗

宗

宗

宗

宣祖 第三子

真宗 第二子

真宗 第六子

真宗 第十一子

神宗

英宗 長子

元 元 元

濮安懿王 允讓 生 英宗

續資治通鑑長編目錄



宋史通鑑一書見刊以世即略其甚美者不每遺恨焉本堂今以善本乃各公所編者前宋已盡存於世今存綉諸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為有用之書回視它本大有逕庭具眼者必蒙賞音幸鑑

卷之一

太祖

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以
胤周顯德七年庚申歲正月受周禪
十七年聖壽五十 凡三改元
建隆元年至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改元
乾德元年至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改元

卷之二

開寶元年至九年十月上崩太宗即位
十二月改太平興國

卷之三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諱炅
開寶九年丙子歲十二月即位在位二十二年聖壽五十九 凡五改元
太平興國元年至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雍熙
雍熙元年至五年正月十四日改端拱
端拱元年至三年正月一日改淳化

卷之四

淳化元年至六年正月一日改至道
至道元年至三年三月十九日上崩

卷之五

真宗

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諱恒
至道三年丁酉歲三月即位在位二十五年聖壽五

十四 凡五改元

咸平元年至七年正月初一日改景德
景德元年至四年

卷之六

大中祥符元年至九年詔以來年改天禧
天禧元年至五年詔以來年正月 日改元
乾興元年 是年二月十九日 上崩

卷之七

仁宗

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諱真
乾興元年壬戌歲二月即位在位四十二年聖壽五十四 凡九改元

天聖元年至十年十二月初六日改明道

明道元年至二年詔來年正月初一日改元景祐

景祐元年至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改元寶元

寶元元年至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元康定

康定元年至二年詔來年正月一日改元

卷之八

慶曆元年至八年詔來年正月一日改元

卷之九

皇祐元年至六年三月十七日改元

至和元年至三年九月十一日改元

嘉祐元年至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上崩

卷之十

英宗

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諱曙
嘉祐八年癸卯歲三月即位在位四年聖壽三十七

治平元年至四年正月十日 上崩

卷之十一

神宗

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
皇帝諱頊治平四年丁未歲正月即位在位十八年
聖壽三十八 凡二改元

熙寧元年至四年

卷之十二

熙寧五年至十年 詔以來年改元豐

元豐元年至八年 三月十五日上崩

卷之十三

哲宗

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諱煦元豐八年己丑歲三月即位在位十五年聖壽二十五 凡三改元

元祐元年至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改紹聖

紹聖元年至五年 六月初一日改元符

元符元年至三年 正月十二日 上崩

卷之十四

徽宗

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諱佶元符三年庚辰歲正月即位在位二十六年聖壽五十五 凡六改元

建中靖國一年 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改崇寧

崇寧元年至五年 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改大觀

大觀元年至四年 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改政和

政和元年至八年 十二月一日改重和

重和元年至二年 三月一日改宣和

宣和元年至七年 是年十一月庚申 上禪位於欽宗

卷之十五

欽宗

淵聖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昀和七年即位在位二年聖壽六十一 靖康元年至二年 四月上北狩五月高宗即位改元建炎

卷之十六

高宗

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諱構靖康二年五月庚寅朔即位在位三十六年遜位聖壽八十 凡二改元

建炎元年至二年

卷之十七

建炎二年至四年

卷之十八

紹興元年至三年

卷之十九

紹興四年至六年

卷之二十

紹興七年至十年

卷之二十一

紹興十一年至二十年

卷之二十二

紹興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

卷之二十三

紹興三十年至三十二年 六月十三日遜位

卷之二十四

孝宗

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成孝皇帝諡睿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即位 在位二十六年 聖壽六十九

隆興元年至二年 三年正月一日改乾道

卷之二十五

乾道元年至三年 諡來年正月一日改淳熙

卷之二十六

淳熙元年至七年

卷之二十七

淳熙八年至十六年 二月遜位

卷之二十八

光宗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諡慎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受禪 即位 在位五年 壽五十四

卷之二十九

紹熙元年至六年 正月改慶元

寧宗

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諱擴
紹熙四年七月受禪即位在位三十一年壽五十七

慶元元年至六年

十二月一日改嘉泰

嘉泰元年至四年

二月改開禧

開禧元年至四年

正月一日改嘉定

卷之三十

嘉定元年至十七年

八月三日崩理宗即位明年改元在慶

卷之三十一

理宗

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諱昀
嘉定十七年八月即位 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

寶慶元年至三年

詔明年改紹定

紹定元年至三年

卷之三十二

紹定四年至六年

詔明年改端平

端平元年至三年

詔明年改嘉熙

卷之三十三

淳祐元年至四年

淳祐元年

淳祐元年至四年

卷之三十四

淳祐五年至十二年

詔明年改寶祐

寶祐元年

卷之三十五

寶祐二年至六年

詔明年改開慶

卷之三十六

開慶元年

詔明年改景定

景定元年至五年

十月二十六日崩度宗即位詔以來年改元咸淳

度宗

諱鏜在位十年壽三十五

咸淳元年至十年

七月十一日崩皇子焮即位太皇太后謝氏垂簾聽政詔明年改德祐

少帝

諱焮在位二年

德祐元年至二年



益王廣王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遷都點檢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荐立大功人望固已歸之於是主少國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壬寅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都下驢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太祖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又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議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太祖罕在義及掌書記趙普因共以事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敢退而受禍乎其勢不可遏至義司聲叱之曰策以大事也固宜

見

諸軍

審圖爾等行便肆狂悖尸各就立聽命普復譴以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先攘却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謂匡義曰事既無可柰何政須早與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勅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贊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曰太祖醉臥初不省甲辰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排門聽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纒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負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唯命是聽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

我比有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眾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宰相早朝未退聞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內庭奔歸將率眾備禦王彥昇逐殺之并其妻子諸將翼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范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指揮都虞候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太祖詣宗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官就列至晡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制書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詔書曰天生烝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受禪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極一也子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某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北交頌心焉天地可也神享之有德區區試公歸于至仁應

天順人法乎如釋重負子其化賓唯以金書和長天命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群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乙巳詔因所領節度州各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改元大赦

來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人之厭亂極矣蓋其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漢唐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土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

華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者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焉

太祖 建隆元年

漢一之南北分裂而合於隋人厭隋亂隋不能一而唐一之五季之餘分閏位天下紛紛而未一也我太祖得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天下一於宋真人勃起開創大業是又跨唐虞越漢唐而與帝王匹休也亦知宋興之由乎我太祖之生蓋天成二年丁亥歲也祥光瑞采流為精英異芳幽馥鬱為神氣帝王之興自有珍符信不誣也居有雲氣出有日暈天心之眷顧篤矣俚語稱趙神言誇宋人心之向慕又矣天與之人與之而太祖則不知也方其北面周朝奉命征討赫聲濯靈所向輒克顯德之七年太祖生三十有四年矣采薇采薇亦作止時蓋正月之上日也是月也京師已有推戴之語而內庭未之知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時蓋是月之三日也是日也將士又有推戴之語而太祖未之聞越翼日甲辰寢門未闢擁逼者至太祖未及語而黃袍已加之身矣噫河南之避舜猶有辭大坳之至湯猶有待事勢至此聖人不得以遊乎舜湯之天矣柰之何哉則亦有母虐臣主之誓而已有母掠民庶之誓而已三遂三辯黽勉而受之能律將士以保周宗而不能使周禪之不歸能擇長者房州之奉而不能遏陳橋之逼天寶為之吾其謂何歐陽子紀五代史也書梁漢曰亡書晉曰滅至周則大書之曰遜于位宋興焉乎我宋之受命其應天順人之舉乎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卜身之側他睡下谷義一盡也

○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具為急務先吳越言丁未開浚於淺糶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為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價以糴之

○汴與洛俱河南地也國家不都洛而都汴者以四方輻湊漕運之法遠近俱便故也東南之粟自汴河入陝西之粟自黃河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入京師之粟自廣濟河入論四河之所入則東南為多此太祖所以有不及百年東南民力竭之憂而欲都西京也

○上之入也閭巷姦民往往乘伎攘奪於是索得數輩斬于市彼掠者官償其貲○戊申追贈韓通中書公以禮葬之嘉其臨難不苟免也以王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乙卯遣使往諸州振貸

○上以甲辰即位而乙卯遂遣使振貸豈有得天下之初欲以是要譽於人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苦於賦斂苦於刑役為人父母見子弟之飢寒則褰裳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

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臬冢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尚書省兵部尚書張昭等上奏曰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

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文王武王也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制可○國朝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妻祀竈季夏別祭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惟臘享禘祫徧七祀如親行告謝及新主祔謁即權能時享告日用牢饌備祀官

臣以為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享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拾享東向而禘祖初無功德親盡常祧而已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禘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功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盛也

二月尊帝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以范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王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魏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加右僕射○丙戌長春節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辛卯大宴於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中書舍人唐蒙權知貢舉奏定士合名者賜以九人○三月

宿州火燦民廬全毀餘區中傳安撫之○二月尊杜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幽都縣令朮謚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祖妣崔氏謚曰文懿曾祖兼御史中丞珽謚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祖涿州刺史敬謚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氏謚曰簡穆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弘殷謚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有司言國家受周木

德木生火宋繼周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從之
博言借如伊者而二代有嘉平清祀措祭之名措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以相接故田臘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教孝盡虔晉魏因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儀禮百神卯日祭社官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上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德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月辛卯措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措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兼判太常寺竇儀上言三王之興禮樂不相沿襲聖宋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眾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夏四月詔行之○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原李筠

在鎮逾八年恃勇專恣招集亡命周世宗每優容之及上遣使諭以受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歷數乃備俛下拜既延使者陞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置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毋怪也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雖具奏而反謀已決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遂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靜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瞿然以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盍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也守節馳歸具以告筠反謀愈急於北漢納款求援○乙酉遣使分詣京城門賜飢民粥○李筠又遣兵襲澤州殺刺史張福據其城○丙戌昭義反書至樞密吳廷祚言於上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擊之彼必恃勇出鬪但離巢穴即成擒矣上納其言戊子上遣石守信高懷德帥前軍進討上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原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上召三司使張美調兵食是日大宴廣德殿長美言袁州刺史之令示度李筠必反

日夜儲待以待王師上善之亟令以團練使授之○李筠復請大軍北伐方籍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為懷州團練使授之○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懷州刺史知車駕將至日夜儲蓄以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移別郡則他官供億未必練其事必不能繼令琮之功故特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是之異其得人不盡力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上降服出次百官各守其司○李筠復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北漢主從之傾國自將出栢谷林群臣餞之汾水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拂衣上馬行至太平驛遣其平章事衛融宣徽使盧贇將兵救筠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帥其眾南出○上以畿甸委輸京師吏多旁緣為姦民或咨怨乙巳命殿中侍御史王仲監察御史王祐戶部郎中沈義倫等八人分領在京諸倉○丁巳詔親征命吳廷祚為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皇弟光義為大內都點檢韓令坤率兵屯河陽己未上發大梁壬戌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急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旬浹則其鋒益熾矣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

李筠
趙火

克上納其言甲子次河陽丙寅次懷州丁卯石守信等破賊二萬
餘衆於澤州南獲北漢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
自固六月己巳上至澤州督兵攻城逾旬不下上召指揮使馬全
義賜食命坐問以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緩之恐生變上即命諸
軍奮擊全義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進戰
士氣益奮上率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其北漢宰
相衛融乙酉進攻潞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上赦其罪陞單州
為團練用守節為使北漢主遁歸謂趙華曰卒如卿言吾幸全師
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爾○丁酉上發潞州秋七月戊申上至京
師初衛融之被執也上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從容
對曰大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必不為陛下用縱不然終當
間道走河東耳上怒命左右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
得死所矣上曰忠臣也釋之以良藥傳其瘡命融為太府卿

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攻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畧亦可觀矣

初成德節度使郭崇聞上之譚詩以涕泣立監東思誨奏崇懷

不罪
郭崇
遺淨
捕蝗
不殺
潘美

怨望上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此蓋感激所發耳然亦遣使偵之
使者審崇無他即歸奏之上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已而崇請入
朝○澶州蝗遣使督官吏分捕○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設仗衛
群臣入閣置待詔候對官賜廊下食○保義節度使河東袁彥性
亮率及聞禪代日夜繕甲治兵上命潘美往監其軍遂圖之美單
騎入城諭令朝覲彥即治裝上道上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
成我志矣丙子徙彥為彰信節度使○忠武節度使兼侍中陽曲
張永德徙武勝節度使上將有事於北漢因密訪策略永德曰太
原兵小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
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謀虜絕其援然後可圖上曰善○初上
征澤潞趙普因皇弟光義請行許之及策推功賞上曰普宜在優
等戊子以普為兵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九月丙午御崇元殿備
禮冊四親廟宰相率百官進名以奉慰○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
滄人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始與上俱事世宗分掌兵權及上受
禪命韓令坤代重進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請入朝上意未欲
與重進相見上謂翰林學士饒陽李昉曰善為我辭以拒之昉草

李重
及

太祖 建隆元年

詔云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雖在遠方還同一體保君臣之分方契
 求圖修朝覲之儀何須此日重進得詔愈不自安乃招集亡命陰為
 背叛之計○貶中書舍人趙逢為房州司戶參軍上之親征澤潞
 也山徑狹隘多石上自取數石於馬上抱之群臣六軍皆爭負石
 逢憚涉險偽傷足留懷州及師還將除拜逢又稱疾請於私第草
 制上怒下御史劾其罪而黜之○已未重進反書以聞上命石守
 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延握帥禁兵討之○冬十月丁卯朔賜百官
 諸軍校冬服諸州長吏屯戍將士遣使就賜之○壬申河決棗州
 馱次縣又決滑州靈河縣○詔諸道所具版籍之數陞降天下縣
 望以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十戶
 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仍請三年一貢戶口之籍別定陞降
 從之凡望縣五十緊縣六十七上縣八十九中縣一百一十五中
 下縣一百一十總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戶○乙酉晉州言
 兵馬鈐轄鄭州防禦使荆罕儒戰沒北漢主欲生致罕儒及聞其
 死求殺罕儒者戮之上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勳為西京武德副使
 ○上問樞密副使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

昧武侯之遠圖馮恃長淮繕修孤壘無諸葛誕之恩信士卒離心
 有袁本初之強梁計謀不用外絕救援內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
 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上納其言丁亥下詔親征庚戌上發
 京師百司六軍並乘舟東下十一月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
 將鼓行而前丁未至大義驛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即破請上亟
 臨視是夕次其城下登時攻拔之李重進盡室赴火死己酉賑給
 揚州城中民米人一斛十歲以下給其半為重進脅以隸軍者賜
 衣屨縱之庚戌詔重進家屬部曲並釋罪逃亡者聽自首尸骸暴
 露者收瘞之役夫死城下者人賜絹三匹復其家三年

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為頑民在商為
 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也止易所謂後夫凶也

乙卯唐主李景遣左僕射江都嚴續來犒師庚申復遣其子從鎰
 戶部尚書新安馮延魯來置宴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
 吾叛臣交通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也上詰其
 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男子不得志固
 有反但時有可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反

今人心已定。方隅無事。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弊卒。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主。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上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最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上笑曰。耶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十二月己巳。上發揚州。丁亥。至京師。○上既即位。欲陰察群情。鄉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慮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亦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懾服。親軍校有獻手槌者。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槌。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槌首視之。槌首即劍柄也。有刃韜於柄中。居常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奈何。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

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迺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賀御廣德殿。群臣上壽。○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己酉。上御明德門觀燈。○壬子。商州言群鼠食苗。詔蠲其常賦。○周顯德末。分命常參官詣諸州受民田。多為民所訴。上將循世宗之制。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愈弊甚。今當精擇其人。以副朕意。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

孟子所謂經界與後人所謂經界異。孟子以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而行經界。後世以民產不均。稅錢不登。而正經界也。蓋民產不均。則業歸大家。而產留下戶。稅錢不登。則官失其利。而必多取於民。國初經界之法。未行。則度田之使。不可以下遣。版籍戶鈔。不可以不作也。然上之遣使。則曰勤恤民隱。豈若建武檢校墾田。多有煩擾者哉。

○詔發京師陳許丁夫以陳承昭督之道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以通淮右舟楫○監修國史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詔藏史館○二月丙寅幸飛山軍營閱砲車命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曹單丁夫二萬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曆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上因謂侍臣曰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癸酉權知貢舉竇儀奏進士張去華合格者十一人○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諸民尤悉上聞之即遣常參官分主其事民始不困於重斂於是出公粟賜彥卿以愧其心○舊制竊盜贖三匹者棄市已丑改為錢三千其陌八十○令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採捕燕魚彈射飛鳥有司歲申明之○令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令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三月上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臨清王彥超曰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罷閏三月甲子朔彥超上表

六本

九

待罪於私第上遣中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飢遣使賑之○詔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之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為之殿最又詔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其租○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甲午大名館陶民郭贄詣闕訴括田不均詔令他縣官按視所隱頃畝皆實上怒本縣令程迪決杖流海島給事中常準為括田使責降兩官○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詔按田清河縣令李瑤受贓文緯不之察為部民所訴杖殺李瑤文緯除籍為民○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私市酒麴減造者之半○上又以前朝蓋法太峻是日定令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十斤羨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五月癸亥朔上御崇元殿受朝服通天冠絳紗

建隆二年

袍仗衛如式○皇太后寢疾上憂懼乃曲赦天下○乙丑天狗墜西南○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剝負以處退兵○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上謂宰相曰若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魏仁滌等治市征有羨利己卯並詔增秩因罷歲月序遷之制○令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五代以來刑典弛廢州郡掌獄吏不明習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金州民馬從玘子漢惠無賴嘗害其從弟又好為效數閭里患之從玘與妻及次子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按誅從玘妻及次子上怒超等故入死罪令有司劾之並除名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后聰明有智度每與上參決大政猶呼趙普為書記常撫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寢疾上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后問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嗚咽不能對后曰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汝與光義皆我所生汝後當傳位

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上藏其書於金櫃命謹密宮人掌之

曹向孟之賢始於此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

龍行虎步一語金匱預盟十七載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挈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蓋亦歎詠於斯云

壬子翰林學士單父王著言時雨稍愆請令近臣按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海濱嶽鎮於北郊詔從之○丁巳吏部郎中閻式奪兩任官式監納河陽夏稅倉上得式所收一斛有五升之美故黜之其後右衛率府率薛勳著作佐郎徐雄亦坐監納民租槩量失平皆免官○初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鬪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

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各曲禁衛，普數言于上，請授以他職。上不許。普乘間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任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舞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曹之德，無有窮盡。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之樂。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上喜，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庚午，以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殿前副點檢忠武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鎮安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以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哲婦濁亂於內，則漁陽擊鼓必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刑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范質奏疏言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富有時才精通

賜

女真

民飢

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自陛下委以重難不孤注倚每因款接

備觀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輔未備久難其人以二

人器能實攀附之幸會賞之此任孰謂不然上嘉納之○命內客

省使王贊權知揚州軍府事贊乘舟以往弱於閩橋上嗟悼謂左

右曰是殺吾樞密使也贊當為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姑息藩鎮

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振舉綱維所至發擗姦伏無所忌上知贊可

付以事因使元葺楊州蓋將大用之而贊遽死贊觀城人也○是

月陳承昭塞棣滑决河役成賜錢三十萬○八月甲辰義武節度

使孫行友在鎮逾八年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乞解官歸山上

不許行友懼將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上遣武

懷節會鎮趙之師直入定州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

命既至削奪官爵禁錮私第○辛亥女真國遣温突刺來貢名馬

○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

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

岳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

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啓中原之禍

求濟縣主簿郭顛坐贓一百二十萬棄市○詔緣邊諸寨有犯大

辟者送所屬州軍鞠之無得輒斷○曹州冤句令侯陟以清縣聞

甲寅擢左拾遺知縣事節度使袁彥頗為不法陟抗章言之彥上

表謝自陳其無罪上亦不窮治焉○丁巳詔刑部應諸道州府有

犯鹽麪人合配役者祇令本州充役○甲子契丹解利來降○戊

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上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

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敕頗聞鮮克由禮遠人何觀焉左右請

齊之以刑上曰齊之以刑豈若其自然邪要當審擇其人耳○初

五代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上欲敦信保

境戊戌勅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還之由

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是月命知制誥河內盧多遜看詳進策

獻書人文字升降以聞○十一月己巳幸國子監○十二月壬辰

回鶻遣使來貢方物甲午于闐遣使來貢方物○癸未詔以漫楚

民飢令長吏開倉振貸○始置藏冰務常以孟夏祭玄真之神乃

開冰薦于太廟

○建隆三年南唐吳越荆南湖南漳泉奉正朔蜀春正月己巳

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

太祖 建隆二年

勸課 嚴飭

立薦 考法

定論 對法

令武 民請

論事 殺法

禁枉 法

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
 沮義倫曰若歲存飢將無所取償孰當執其咎者上以詰義倫義
 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稔寧復憂水旱耶上
 悅故有是命○詔諸州長吏勸課農桑自後或因歲首必下此詔
 ○禁諸州鐵鑄錢及江南所鑄唐國通寶錢民間有者悉送於官
 ○庚辰女真國遣使只骨來修貢○癸未幸國子監○二月庚寅
 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職幕州縣者舉堪為賓佐令錄一
 人如有近親亦聽內舉異時貪濁畏懦職務曠廢者舉主坐之○
 癸巳令諸道州府依法斷獄毋得避事妄奏取裁違者量罪停罰
 ○甲午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輪對並須指陳時政
 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事關急切者
 許非時詣闕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國朝之制宰輔宣召侍從論思經筵留身翰苑夜對二
 史直前群臣召對百官轉對監司郡守見碎三館封章小臣特
 引臣民投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
 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也然太祖詔指陳時政直書其事
 不在廣有牽引太宗令宰執樞密各述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
 糧多少率兵深入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
 言不必文此皆懸言以實也今世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
 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盡言而無所用宜
 非病於議論之繁多歟

○乙丑詔竊盜贓滿五千足陌者乃處死○壬寅上謂近臣曰今
 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近臣皆莫對

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
 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以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
 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為對論者非之

丙辰幸國子監○三月戊午控鶴右廂都指揮使尹勳督丁夫浚
 五丈河陳留丁夫夜潰勳擅斬其隊長十餘人追獲亡者七十餘
 人皆則其左耳有詣闕稱免者兵部尚書李濤以病卧家力疾草
 奏乞斬勳以謝百姓濤家人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姑置之
 濤憤然曰死者人之常五豈能免但我為兵部尚書知軍校無辜
 殺人豈得不論上覽其奏嘉之然念勳素忠勇止博責焉削奪官
 爵配隸許州為教練使○壬戌三佛齊國遣使朝貢○癸亥命近
 臣於京城祠廟禱雨○甲子詔以沂州民飢賜種食○上謂宰臣
 曰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姑息藩鎮當如此
 邪乃令諸州決夫辟訖錄案聞奏委刑部詳覆之○丙子權知

舉王著奏進士馬適合格者十五人○丁丑女真遣使朝貢○戊寅詔二司春冬送戍卒衣並官給車乘毋得調發民丁○丁亥徙北漢降民於邢洛州計口賦以粟○禁民以火葬○詔增官鹽闌入至三十斤煮鹽至十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又修酒麴之禁○夏四月庚子西州回鶻阿督等來貢方物○壬寅邢州言漢民四百七十人來降○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上方命王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腰圍幾何遂遣使以帶賜之彝興感服○五月甲子宰相國寺禱雨○河北諸州旱遣中使視之又命司勳郎中何幼冲等六人乘傳檢旱苗○甲申幸太清觀又幸相國寺禱雨乙酉詔撤樂太官進蔬食○詔縣令佐檢察差役務底均平或有不當者許民自相糾舉

差役古法也國初循舊制衙前以王宮物里正戶長鄉手以課督賦稅者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院虞候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熙寧四年始議使民出錢官為雇役謂之免役錢六年又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小保長察盜七年輪保丁充甲頭催稅罷募戶長壯丁八年罷保長令保正保長率幹別立庸直雇承帖人隸其下元豐八年有言者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

使民出錢免役而復使執役也紹聖元年復雇役法以保長催稅罷差保頭以舊首長錢支保正戶長錢支保長壯丁錢支承帖人靖國元年拘收大保長雇錢紹興二年拘收舊戶長雇錢十二年拘收壯丁雇錢蓋自保正長承帖人雇錢並起發而充役如故民力於是困矣此其大畧也而其患皆起於以保甲代役戶寬狹不均重為民病

六月辛卯詔宿州發廩賑飢民○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上既受禪即詔有司增葺河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上自資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一再臨幸焉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上聞而嘉之乙未遣中使遍賜以酒果尋又詔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己亥德音減京畿及河北諸州死罪以下囚旱故也壬寅雨○秋七月禁中元張燈○乙丑知舒州左諫議大夫歷城馮贛言州界有菰蒲魚鱉之利居民每以自給前防禦使司超增收為市征漁奪苛細疲俗告病宜蠲除之上即從其請○雲捷軍士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上曰諸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逞耶庚辰命搜索悉配海島於是姦猾斂迹○己卯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並補內殿直○辛巳遣給事中劉載等十人按行河北諸州旱田○詔朝臣出使

還日具所見民間利病以聞○右衛率府率薛勳掌常盈倉受民租槩量重詔免勳官配隸沂州倉吏棄市○充濟德磁洛五州蝗○八月甲戌朔勅大理卿范陽劇可久為光祿卿致仕可久年逾七十無請老意上特命之○乙未左拾遺知制誥虞鄉高錫上言近廷臣承詔各舉所知或有因行賂獲薦者請自今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賞又請注授法官及職官各宜問書法十條以代試判上皆施行之○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壬申詔崔頌修武成王廟仍委頌檢討唐末以來謀臣名將勳庸尤著者以名聞○癸酉以次對章奏下集尚書省官參詳其有裨政治可施行者以聞○丙子占城國遣使朝貢○九月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武安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衡州刺史張文表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冬十月乙酉朔始賜文武常參官服有司言故事所賜止將相學士及諸軍大校上曰不及百官甚亡謂也乃並賜之○丙戌幸造船務觀習水戰○癸巳有司上新制定循資格

長定格編敕格各一卷詔選人三十以下依舊不得入令錄餘皆可○己亥幸岳臺令諸軍習騎射○廣濟縣令李守中坐贓決杖配沙門島○辛丑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張文表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保權即命楊師璠悉眾諭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謂其眾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效保權又遣使求援於荆南且來即文表亦上疏自理○十一月辛酉大閱於西郊○癸亥詔群臣使諸道無得私有請托違者當議其罪○甲子又大閱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詔殿前侍衛兩司將校無得冗占直兵限其數著于令○先是按令文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每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其州戶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各準五千五百戶法以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耗各準增

戶法亦減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進考唯按視闕失不以輕重便書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自今請以減損戶口一分科納係欠一分已上並降考一等如以公事曠遺有制殿罰者亦降一等從之○丙子三佛齊國王釋利耶高麗國王昭並遣使來貢方物

○壬子初班曆于江南○十二月舊制強盜賊滿十匹者絞庚寅詔改為錢三千足陌者處死○癸巳詔中書門下每縣復置縣尉一員自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庚子有司上捕賊條詔頒行之令尉與賊鬪而盡獲者並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別加陞擢○上以西鄙荒戎屢為寇鈔選姚內斌為慶州刺史上謂近臣

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票朕意則必優卹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河北陝西京東諸州旱蝗河北尤甚悉蠲其租○蜀主命官磨勘四鎮十六州逋稅自廣政十五年至二十年別行追督龍遊今成都田

淳上疏諫蜀主不能用淳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偽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為黃服改前驅為警蹕改僚佐為卿相改妻妾為妃后何如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或謂淳曰君之才固堪重寄宜稍低抑便至金鑿玉堂淳曰吾安能附狗鼠哉蓋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

建隆四年是年改為乾德元年是歲荆南南平唐國吳越正月庚申以慕容延釗李處耘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二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上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辭上以成筭授之○乙丑幸造船務觀造戰船

太祖太宗創業之主真宗守文之主三朝皆以九重之尊萬乘之重臨幸官屬其造船務崇庫水碓開封府綾錦院染院作坊左藏內藏庫龍衛營殿前班馴飛龍院天駟監內外百司不測而至太祖建隆二年四月步自明德門幸作坊開寶八年七月幸染院監察御史劉燾監典工作衣短便衣芒屨持

擬頭蓬不治迎謁車駕太祖喜其勤賜錢二十萬以是觀之天子步出內門至於監官芒屨蓬頭迎謁可見其簡易也太祖皇

帝建隆三年兩幸國子監乾德六年三幸飛龍院建隆二年四幸造船務是時國家荆業之始國史所載人君勤勞尚且如此則為守臣者豈不愧哉

書真

練將
與御

己卯女真國遣使來貢方物○楊師璠取潭州執文表斬于市○二月丙戌天雄節度使符彥卿來朝上欲使彥卿典兵樞密使趙普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屢諫不聽上曰卿若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事遂中止○李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高繼中以假道之意孫光憲謂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凡所措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郊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去斥堠封府庫以待則荆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冲大懼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

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瑕而後堅故秦人欲攻諸侯范雎以為先韓魏而後齊楚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和靖以為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規模先澤潞淮南次湖南荆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後先攻進之機矣

平定

荆南

刑五
倉

王師既收復荆南益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桂人李觀象謀之觀象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誅張文表耳今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也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富等不可乃相與為距守討庚子荆南表至上復命高繼冲為節度使上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輩也何為反距王師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為左右所制執迷不復遂進討之○遣使往澶滑魏晉終蒲孟開倉賑貸○權知貢舉浚儀薛居正奏進士蘇德祥等合格者八人○三月張從富等出軍于澧州南與王師遇賊軍望風而潰壬戌王師入朗州禽張從富於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劫周保權并家屬亡匿江南岸李處耘遣田守奇往捕之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癸酉吏部尚書張昭等詳定五刑之制凡流刑四徒刑五杖刑五笞刑五○令州縣復置義倉官所收二稅碩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險○夏四月甲申以旱分命使臣徧禱京城祠廟是夕雨○丁亥幸國子監

出 乾德元年

魏北
漢代
親關

兵屯
起白
祀先
代祀

蝗不
為災

臘日
行借

命節
臣出
如縣

遂幸武成王廟○詔自今祠祭宿齊並令儀鸞司供帳務極嚴潔
 ○庚寅鑿池於朱明門外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應天曆上為曆序頒行之○庚子以
 華州團練使大城張暉為鳳州團練使上既誅李筠將事河東召
 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存興恐不堪命不若
 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上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
 鳳州暉蓋得其山川險易因密疏進取之計上覽之甚悅○命磁
 州分閑田以處北漢降民仍賜耕牛及錢米○乙巳幸玉津園閱
 諸軍騎射○令諸州造輕車以給餽運○五月蜀宰相李昊言於
 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
 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將發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率
 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六月初上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
 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胡為受享於此命去之乃
 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
 癸巳昭等共議請升漢晉宋後魏北齊後周唐凡二十三人退魏
 漢後漢晉北齊隋唐凡二十二人詔升退如昭等議乙未直史館

文選

八

梁周翰上言唐室崇獎太公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觀張國威
 遂進王號事雖不經義足垂勸今若求其義類別定否臧苟欲指
 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蓋可棄捐上以升降之制有所懲勸不報
 ○丙申令有司三歲一舉先代帝王祀典各以功臣配享○乙亥
 潭濮曹絳等州言有飛蝗在野各命其長吏祭以牢醴後皆言蝗
 不為災庚子群臣三上表請舉樂從之○丙午分命中使謝嶽瀆
 雨足故也以久雨賜諸軍薪蒸有差○太常博士和峴上言借者
 臘之別名聖朝以戊日為臘而前日辛卯行借禮非是按唐正觀
 中以前寅借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臘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
 於臘辰以應土德或從正觀或從開元惟上所擇有司請依開元
 禮三祭同用戊臘日從之○唐王雖通職貢然亦增修戰備己酉
 命鎮國節度使宋延渥帥禁旅數千習戰於新池上數臨觀焉○
 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慶知永濟
 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時符
 彥卿父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強幹者往蒞之其
 後右贊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

太祖 乾德元年

北漢

南郊

諸寨

降諸寨
高麗
尊號
諸加
來貢

北漢

彥卿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暴其罪斬之不以送府渭先是為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故擢為贊善大夫○秋七月監修國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戊午頒量衡于澧朗諸州懲割據厚斂之弊也○丁卯幸武成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己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摹印頒天下儀等參酌輕重時稱詳允

論曰任人而不任法以處他事則可以治刑獄則不可此刑統之不可無也夫律令之明條章之具使罪應其法法應其情奸吏猶且為之輕重况無法乎宋朝格式律令皆有常書張官置吏所以行其書爾

八月庚子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請改用十六日甲子詔可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設皇地祇位國朝因之作壇於國城之南南薰門外每歲令有司奉事於南郊其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亦因唐制皇地祇祭以夏至於方丘宮城北十四里神州地祇祭以

宋書

九

孟冬別為壇於北郊云○壬午殿前都虞候張瓊自殺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輕侮之珪漢卿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作威福上召瓊面訊之瓊不伏下御史府按鞫瓊自殺上旋聞其家無餘財只有奴三人甚悔之責漢卿曰汝言瓊部曲百人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一直百耳亟命優恤瓊家然亦不罪漢卿○范質為南郊大禮使陶穀為禮儀使張昭為鹵簿使劉溫叟為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為橋道頓遞使○丁亥王全斌言復與郭進曹彬等攻北漢遂下樂平辛卯以北漢樂平降兵為効順軍賜錢帛有差○壬辰詔禮部貢院所試九經舉人落第宜依諸科舉人例許令再試○女真國遣使來貢名馬○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己亥幸造船務 幽州歧溝關使柴庭翰等來降○九月甲寅群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從之○登州言高麗國王昭遣使時贊等入貢○詔開封府選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寺習樂將行郊祀之禮也○丙寅大宴廣政殿始作樂○女真國又遣使貢名馬○丙子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寘其罪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

郭進

御軍 載

造版 籍戶 帖名 上事 逆

南郊 禮節 從祀 星辰 齒

飲福 宴 詞臣 任

院臺崗近臣得薦抱至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至是
 禁上○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郭進等領步騎救之未至
 一舍北漢引兵去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境無
 不克捷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
 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押陣屬與北漢人戰往往退
 怯進斬十餘人奏至上方閱武便殿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
 得一二人小違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此虜種健兒亦不足供矣
 乃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戮之是也進感
 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
 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
 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
 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于朝如敗便可往條勿復來也軍校
 踴躍聽命果立功而還進即奏乞遷其職上悅而從之○冬十月
 庚辰詔諸州造版簿戶帖戶抄○吏部尚書張昭上新撰名臣事迹
 五卷詔藏史館○十一月癸亥享太廟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
 議大夫崔頌攝大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甲

宋監

廿

子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先是上謂大禮使范質曰中原多
 故百有餘年禮樂儀制不絕如綫今幸時和歲豐克舉禋祀報神
 資乎備物卿與五使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墮副朕寅恭
 之意焉於是質等相與討尋故事得天成中南郊鹵簿字圖遂詳
 定新制曰南郊行禮圖又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遂升壇
 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撤之初有司議
 配享請以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宣祖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
 奉以配饗從之○丙寅唐主遣使來助祭○壬申以南郊禮成大
 宴廣德殿號曰飲福宴自是為例○上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
 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今又為兵部尚書難於復召
 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癸酉復命儀為翰
 林學士

故事

尚書班在學士之上竇儀清德舊老再育禁林蓋
 天子所自擇人故榮於受命也議者曰選重官不專於有司則

群才知勸

○十二月己亥以鄭起為西河令起顯德末見上握禁兵有人望
 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於是起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密奏

太祖 乾德元年

起嗜酒廢職起坐左遷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上即位將因事誅之皇弟光義曰此皆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於是亦出為天興令○閏十二月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永安節度使折德宸言敗北漢軍於府州城下獲其衛州刺史楊璘○國朝因唐制每歲四郊迎氣及土王日祝五方上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從祀○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統伏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尚書省集議如崇義奏感生帝為壇於南郊奉宣祖升配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唐 乾德二年唐因吳越漢泉奉正朔蜀稱廣政二十一年春正月以

選人食貧者眾詔吏部流內銓聽四時參選仍命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與本司官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皆罷政事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于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然質在相位所下制勅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使者按民田及獄訟皆召見為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黨李崇矩為檢校太尉充樞密使上既除普及崇矩無宰相署勅使問陶穀穀以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大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勅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從儀言○壬辰詔曰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並委州府解送吏部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肩於常調懷謹直者難効於有司必欲興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詣閣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壬寅

勅趙普監修國史先是宰相兼職皆內降制處分今止用勅非舊典也國朝自唐及五代之故命相分領三館首相為昭文館大學

士其次為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院大學士○二月戊申朔翰林學士竇儀等上新定四時參選條件○命陳承昭帥丁夫鑿渠自長社引澗水而下合閼河渠成民無水患閼河之漕益通流焉○三月權知貢舉陶穀奏進士李景陽等合格者八人○夏四月上欲為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陶穀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乙丑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聽上事殿廷別設墀位於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

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為對以參知政事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

○秋七月庚寅中書門下上重詳定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所議少丑幕職官參選條件從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辛卯詔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及殿中侍御史內黃師頌等四十三人各舉才任藩

鎮通判者一人○甲午詔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取歷任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獎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於下僚故也○九月太子太傅魯國公范質寢疾上數幸其第臨視質家迎奉器皿不具上謂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對曰臣曩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質性辨急以廉介自將好面折人不能容人之短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斯可為宰相矣五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於方鎮質始絕之所得祿賜偏及孤遺食未嘗有異品疾革戒其子曼以母請謚母刻墓碑辛丑卒上甚悼惜之贈中書令後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植資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其所不足但欠世宗一死耳

太祖入京之時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故名臣言行錄所以紀質而黜溥也我太宗猶以為前朝宰相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則士君子之進退其可輕哉

冬十一月先是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李王昭遠
勸蜀主遣大程官孫遇軍校趙彥韜及楊蠲等以蠟彈帛書間行
遺北漢主約北漢濟河同舉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上
得所獻書覽之笑曰吾西討有名矣甲戌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
贍劉光義曹彬合步騎六萬分路進討上以西州將校多北人賜
詔諭令轉禍為福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區畧吏民開發丘墳
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臨汴水為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間供
柴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碎上出畫圖授全斌等謂曰
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
土地耳○丁酉太常禮院言周文王廟舊以師鬻熊太公望尊師
今太公別封武成王春秋行釋奠之禮但請以師鬻熊配從之○
十二月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壬申晦全斌
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是月京師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
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躰尚覺寒念西征
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歟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且
諭旨諸將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乾德二年是歲蜀平春正月全斌等

取劔州蜀主知劔州已破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

因命昊草表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為蜀人夜書其門曰世

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乙酉降表至全斌等受之遣田欽祚

乘駟入奏初劉光義等發夔州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

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

賜彬詔褒之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為請上優詔答之

赦蜀管内蠲乾德二年逋租賜今年夏稅之半自全斌等發京師

至昶降纜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九戶五十三萬四

千二百九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飲宴不卹軍務縱部下

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二月壬

寅朔司天監言日當食驗天不食○癸卯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

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

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

校被酒持刃奪賈人財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徇軍中畏服民乃
寧居瓚至梓州視事纜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二千

太祖 乾德三年

餘衆劫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璜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
挺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
兵三百人分使守諸門璜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
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
令復業州境遂安丙午詔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今
年夏租之半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又詔偽蜀文武官並遣赴
闕賜裝錢有差治行清白為衆所知者所在州府以名聞○丁巳
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劉察等合格者七人○三月孟昶與其
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江而下○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
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
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
已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
皆有貢奉及趙普為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給費
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
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
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

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因方鎮
為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蓋古人有處天下之定制而後
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名而反受天下之實禍
以周制致之賦輸於太宰則諸侯不得起兵非賜鉞則不得專征名
諸侯不得有私人非牙璋則不得起兵非賜鉞則不得專征名
山大澤不以封其餘間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官官有
功則加地進律無功則削地貶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官官如
唐人不敢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于五代其弊極矣天
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交爭互戰者
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
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
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
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
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
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國初貢賦悉入內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諸積充羨上顧左右曰
軍旅飢饉當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
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六
月孟昶卒昶母李氏不哭舉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

州 斬軍 校軍 民 招補

日吾所以忍死者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秋七月始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掾同斷獄○上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因流涕曰興師乎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八月戊戌朔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禁軍 按祥符天聖編敕諸郡自騎射至卒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如咸平中升陝西選中保捷慶曆中升河北教閱本城為禁軍之類是已此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亦無過九大郡熙寧按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足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就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遍天下矣

辛酉以左散騎常侍歐陽炯為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喜

長笛上間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詔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燭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溫叟一日晚歸過明德門西闕前上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騎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制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上善之○九月己巳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為驍雄步軍為雄武並屬侍衛司○冬十一月判大理寺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為舅姑服三年與禮律不同詔百官集議尚書省左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即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葢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為當十二月丁酉始令婦為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貞節 乾德四年唐國吳越貞節泉奉正朔南漢春二月權知貢舉王祐言進士合格者六人諸科合格者九人上恐有遺才復令於不

太祖 乾德四年

梁獻

梁獻

梁獻

梁獻

梁獻

梁獻

中選人內取其優長者策而升之。○夏四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培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二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蜀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與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行。○上遣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采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嘗衣弊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帶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大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五月上初命宰相讓前世所無年號以改元曰乾德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有乾德四年鑄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偽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乃寤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上性嚴

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諧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關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迨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庚寅上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從容謂陶穀等曰則天一女主耳雖刑罰枉濫而終不殺狄仁傑所以能享國者良由此也因論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罷。○秋七月甲戌以安守忠為漢州刺史上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已汝見當劾其為人。○是月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宜為曲阜縣主簿。○八月上召實儀王祐等宴紫雲樓下因論民間事上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壬寅詔以憲府繩姦天官選吏秋曹讞獄俱謂難才理宜優異應御史臺吏部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知雜侍御史郎中少卿以下本司泣事滿三歲者遷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

太祖乾德四年

大理卿別議旌賞其奏補歸司勒留官令史府史各減一選○閏月詔求亡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皆應詔獻書摠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書府賜弼等科名○九月初西川戍卒或亡命在賊黨中有請按誅其妻子上曰朕慮其間有被賊驅脅非本心者乃盡釋弗誅○丁巳以龍捷左右兩都指揮使党進權侍衛步軍司事先是禁軍校自都虞候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於所執之挺謂之杖記如笏記焉進本出戎虜不識文字上一日問進兵籍幾何進不能對舉挺曰盡在是矣上笑謂其忠實矣晉之進每擐甲冑則髭髯皆磔豎目光如電視之若神人○冬十月辛酉朔詔太常寺自今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末戎虜亂華中原多故禮樂之器浸以淪廢上始命判太常寺和峴講求修復之先是上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命判太常寺和峴討論其理峴上疏謂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上石尺是也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於此上乃令依古法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使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柰黍累尺校律亦相契合重造十二律管以取聲由是雅樂音始和暢

禮記以漢興至百年猶未遑禮樂之事太祖當天未一之時首明禮樂其知所急矣然禮樂廢缺已久禮猶可以書傳聲亡則樂亡故其傳猶難於禮也以尺較律則尺有長短以黍較律則黍有大小以聲與氣較律則聲氣猶有可求和峴所定以尺與黍而已安得不啓後日紛紛之議哉

○十一月癸巳日南至群臣上壽初用雅樂登歌及文德武功二舞酒五行而罷○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必為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損之乙未詔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翰林學士竇儀卒上嘗召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岸憤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上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亟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上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乾德五年唐國吳越歸奉正朔南漢春正月詔以時平年

豐增上元張燈為五夜○偽蜀臣民往往詣闕訟全斌及王仁贍
 崔彥進等破蜀時諸不法事於是與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見
 上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上曰納李庭珪妓女開豐
 德庫取金具此豈諸將所為耶仁贍惶恐不能對上以全斌等新
 有功不欲付之獄吏令中書門下追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
 證皆具伏法當死上特赦之甲寅以王全斌為崇義留後崔彥進
 為昭化留後王仁贍罷為右衛大將軍丁巳以曹彬為宣徽南院
 使領義成節度李進卿為步軍都虞候領保順節度王仁贍之歷
 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上固已
 知彬善於其職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獨受賞
 何以自安不敢奉詔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
 累仁贍豈為卿隱耶懲勸國之常典可毋辭也

論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
 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與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
 意於賞罰之際在乾德中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
 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
 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曰人言創業之初真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
 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
 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
 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
 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黷之罪愛民之仁
 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上嘗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
 然死者人所難言之易耳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
 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揀之得免幾至委頓上能得諸將
 死力類此○二月乙丑以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為戶部侍
 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偽蜀群臣有
 以珍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却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
 已上嘗從容問曹彬以官吏喜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
 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上亦聞義倫清節過人因擢
 用之

論曰沈倫霸府從事有攀龍鱗附鳳翼之勞者也然
 必先試才效以其清節過人始大用此皆

先朝用人之意
 壬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李肅合格者十人復詔參知政事

龍韓
重寶

五星
聚奎

馬士
九致

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
度使韓重寶罷軍職出為彰德節度使先是有譖重寶私取親兵
為腹心者上怒欲誅之謀於趙普普曰陛下必不自將親兵須擇
人付之普重寶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上怒猶未
解普開陳愈切上納其言止用重寶出鎮重寶聞普救已他日詣
普稱謝普拒弗見○三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初竇儼與盧
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徽之等曰
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曰以五代雲霧昏曠之久所以啓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
竇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歐蘇之文未盛師魯明復之經未
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
文治精華已露
於立國之初矣

○夏四月給事中開封馬士元謁樞密副使沈義倫適有吏白事
義倫與語忘顧士元士元遽辭出歸語家人曰我為臺省近臣不
為執政所禮可以去矣己卯遂致仕○秋九月李彝興卒子光叡
嗣○先是平蜀得錦工數百人冬十月丙辰朔置綾錦院以觀之

○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
其四餘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衆欲令三司均主
其八詔三司推官張純分判度支案事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一



宋太祖

乾德六年十一月改開寶元年唐國曰大越漳泉奉正朔春正月乙巳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官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

開諸殿門

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曰

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

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

可窺而其著見於外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掩也此堯舜相授

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以我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廣大如漢高帝

其深慮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密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

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

堯舜之心合

信哉斯言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

致謝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

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歷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

與顏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闕食祿之家委禮部

具折以聞當令覆試○夏六月辛巳以辛仲甫權知彭州上謂之曰

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兵

燕環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為亂時民出郭拜墓仲甫率官

為巡邏於近郊見壕中草深恐其藏伏姦慝悉命燒薙之環黨懼謀

泄遂有告者凡百餘人悉禽斬于市○秋七月乙未中元張燈上御

東華門賜從官飲○殿前散頁都虞候董遵誨為通遠軍使遵誨父

宗本仕漢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謂上曰每

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為龍飛

騰東西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屈

拂衣而起上乃辟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復見紫雲矣及上即位一

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上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

夢乎俄而部下有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皇恐待罪上諭

之曰朕方赦過責功豈念舊惡邪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汝遵誨再

拜感泣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

諭以朝廷威德剉羊醢酒厚加宴犒眾皆悅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

率兵深入擊走之夷落以定上喜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

嘗遣其外弟盧卿劉綜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資賜

賜衣

命尊

而邊

之祥

紫雲

龍化

之夢

辛仲

甫治

廣試

弟子

大相 乾德六年

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賜上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為嫌也

臣謹按國史環州刺史董渤海遣表弟劉綜貢馬太祖延見

臣所還解真珠盤龍衣令貴賜遵誨綜辭以人臣不敢當太祖曰吾

臣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為嫌也真宗咸平三年正月駐蹕大雉軍幸

臣使宋浞所居視疾許其先歸賜衾纒一副曰川原常所倚

臣故籍亦足禦道途之風寒景德元年冬親征澶淵簽書樞密院事

臣馮拯為其氣所侵不赴晚朝遣中使使太醫診視明日車駕將發

臣又遣使賜以帽絮且諭之曰朕常服以禦風冷嗚呼祖宗於群

臣臣眷遇之意如此之厚自其報以如何邪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臣

謂是矣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母退朝不敢脫衣

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

中普皇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

褥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谷問曰夜久寒甚陛

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

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令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曰吾欲收太

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

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

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

川○是月令諸州察民有飢者令發廩貸之○八月命客省使盧懷

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潞州將有事於北漢也○北漢主劉繼恩怨

郭無為初與其父言不助已欲逐之而未果繼恩置酒燕諸大臣供

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殺人無為遣兵殺霸榮迎立繼恩

弟太原尹繼元繼元始立王師已入境遂奪汾河橋傳太原城下○

十月甲戌屯田真外郎雷德驤責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大理寺

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悅求見欲面白其事

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倅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

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

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趙普相勉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

闡入之罪黜焉○十一月癸巳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役

差夫鈐轄徵科區分刑獄凡關事務貴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

或令佐不相糾舉許吏民訴得實者賞之有差○上享太廟見其所

陳邊豆蕪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

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

大相統德六年

雪夜

乘船

禮

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

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詔從之○癸卯合祭天地於南

郊大赦改元○契丹以兵來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入寇

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甲子車駕發京師○權知貢舉

趙逢奏進士安德裕等合格者七人○三月戊戌次太原○夏五月

上以暑氣方盛詔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

戶洗滌柵械貧困不能自存者給飯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

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焉○閏月己酉右僕射魏仁浦

卒仁浦嘗侍春宴上密謂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

達惟陛下審思上嘉其對○太原城久不下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

延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汝曹皆我所訓

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

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時大軍頓甘草地中

會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壬子太常博士李光贊上

言曰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盞復都屯兵

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上覽奏

甚喜宰相趙普亦以為然始議班師壬戌車駕發太原戊辰次鎮州

真定蘇澄善養生為道士上召見之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

盍以養生之術教朕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

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

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求年用此道也上悅厚賜之○六月癸巳車駕

至自太原

呂中曰太祖之未能取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幽薊而太祖之不

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也時之未至聖人不

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

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太祖之規模宏遠遲之數年其終亦必能

取幽薊也

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唐查元方掌從謙牋奏上命盧多遜宴

從謙於館多遜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衽對曰江南

事大朝十餘年極盡藩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

人○八月靈武節度使馮繼業請舉族內徒以繼業為靜難節度使

○九月乙巳朔幸武成王廟○朝廷擇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考功郎

中段思恭知泗州上以思恭嘗有功眉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厚賜遣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撫夷落安靖周訪利病多所條奏甚得吏民之情○十月己亥上燕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又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諭上旨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又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庭璋等自陳攻戰伐閱及履歷艱苦上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藝祖臨軒之初一歲之內下澤潞平揚州威令之行如破竹之勢則其餘藩鎮自是束手而聽命矣又於樽酒之間酬對之際折其氣伏其心罷節旌授環衛磐效之易其故何哉御得其道故也周世宗號為英武之君而藩臣來朝喜見於色推此則知五代綱紀之不立也太祖太宗聖相承修明憲度肅清寰宇太宗一言謂稍聞愆負無矜怒之理人人皆務檢身御臣之術如此所以致天下幾二百年無雞鳴犬吠之警

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入謝上顧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十一月庚申回鶻于闐皆遣使來貢方物

開寶三年唐國吳越障泉奉正朔南漢天寶十三年北漢廣順三年春正月辛酉詔諸州察民有孝弟彰聞德業純茂者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才異行不限此數所舉得實等級加賞不如詔者棄之○三月權知貢舉扈蒙擢進士張琪等合格者八人○以忠武節度使王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稅量入為用未嘗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白令不先諮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令天下治平我忝守藩而部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按之有聞者歎服○辛亥以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時方治所居室積木墻間有穿窬者為木所礙不得入昭素覺之盡空所有擲於外謂盜曰汝速去恐捕者至盜慙委物而遁由是邑中無盜著易論三十二篇學者多從之遊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上甚悅即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

太祖開寶三年

莫若寡慾上愛其語常書屏几間

曰 處士非講官也而得以召見便殿非經筵也而得以講易
大祖之好學也如此古今言易者失之拘在陛下則為飛龍在云
在臣下則為利見大人善言易者莫如昭素古今言陰陽者失之
泥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如張詠可以暗
合伊洛

之說矣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諸州兩稅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
得抑配凡絲綿細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筈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
年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秋七月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
不得過四月秋不得過七月○壬子詔曰吏負猥多難以求其治奉
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負而重費未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內
州縣官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負舊奉月增給五千天下州縣官宜
依西川例省減負數

曰 官有定負祿無虛授漢光武中興減損吏職太祖肇建皇
基以新造之宋不顧人情悅否併省吏員與光武中興減損之意
亦同也仁宗時已患三人共一員缺職事不理富弼等論宜革其
弊因循至今又幾百年矣今豈止三人共一員缺職官冗弊甚刻革
之方不
可緩也

宋監二十一

九

八月庚寅李謙溥為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
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
眾北漢人患之為蠟彈封書以間進遣其書道中趙替得之以聞上
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
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為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奏至上悟遽令
釋之○上嘗命有司為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
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
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亟往督役無妄言上寵異將帥多類此
故能得其死力云

曰 將帥國之重任宜乎天子寵之也然寵不可常惟在得其
機且得其機則使之盡心死節以報將帥盡心死節而功不成未
之有也太祖之寵將帥深得其道

唐主作書諭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南漢主得書大怒答唐主甚不
遜唐主以其書來上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以潘美尹崇珂王
繼勳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甲辰詔周文王成王康王秦始皇漢
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

太祖開寶三年

中塚

定州

續易

試問

隆報

依樣

趙魏

二十七陵嘗被發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吏致祭○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城中人開門以納王師○冬十月癸酉詔前代功臣烈士孫贖元璽等三十一人各置守冢戶禁樵採○王師破南漢開建寨遂取昭州桂州○初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滿城虜騎小却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眾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捷奏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緡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緡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言太祖置內藏庫欲積緡以募胡人之首偉哉是謀若後世內積貨財外嚴守備來則謹封疆而禦之去則譬蚊虻而驅之戎狄之勢外無所得而內自困矣

先是詔諸道舉有德行者茲命學士院試問吏理而曹州所舉人孔蟾所對稍優以蟾為章丘縣主簿○是月王師克連州○十二月庚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陶穀卒穀文翰冠一時自以久次意希大用上素薄之選置近輔未嘗及穀穀不能平一日使其黨因事風

宋監二

上

上言穀在詞禁宣力甚多上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乃謗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乎穀因作詩送翰林壁頌然望上益薄之遂決意不用○王師長驅至韶州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牙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蹊乘者皆墜軍遂大敗遂取韶州

辛未開寶四年南漢平唐國吳越障泉春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

丙午詔諸道州縣自今並不得更差攝官○乙丑王師至馬遷南漢主懼乃遣蕭灌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丁卯又遣其弟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闖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二

言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而後近耶

蓋聞劉綬奢侈則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爭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鼯睡則後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三月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前右監門衛將軍趙毗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

太祖 開寶四年

玘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玘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
 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賒巨棧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
 下貿易故玘以為言上怒詔問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閣門使奏
 云玘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玘命武士搯之御史鞠於殿廷普
 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責玘為汝州牙校○夏五月乙未有
 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先獻大廟大社上御明德門遣盧多遜宣詔
 詰責銀銀伏地待罪上釋銀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初議獻俘之
 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
 使者感伏其該博遂用之○六月初置市舶司於廣州○詔御史中
 丞劉温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
 ○初上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眾巡邊至上谷漁陽虜素
 聞其名不敢出明年群盜起兗州賊首周弼尤兇悍自號長脚龍詔
 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魯郊以寧庚
 辰徙仁瑀為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係獄當死民家
 自言非有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
 殺人此乃恃勢過橫非過失也豈敢以己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

宋監二丁

律○成都布衣羅居逋喪親廬墓日誦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
 表其事於是以居逋為延長縣主簿○劉錕在國時多置醜以毒
 下一日上幸講武池錕先至詔賜卮酒錕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
 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
 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上笑曰朕推心置人
 腹安有此事令取錕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錕錕大慙頓首謝○上既
 平廣南欲行報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乙
 未御史中丞劉温叟卒温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難其代及
 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温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
 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温叟為皇第開封尹光義聞温叟清介
 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温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
 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
 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光
 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温叟辭錢事上數賞久之温叟既卒
 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
 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

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趙中令之州凡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閩南凡十年作坊至甲賤也而魏不典之至下餘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冬十月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疆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右補闕梁周翰上疏其略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十一月癸巳江南國主煜遣其弟從善來朝貢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

宋史卷二

由汝書生耳固而普謝而受之○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漢壞民田○戊午親享太廟始用綉衣鹵簿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開寶元年以來逋租○初上擇偽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舊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乂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採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開寶五年吳越歸奉春正月丁酉禁民鑄錢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上既平廣南即欲經理江南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

太祖 開寶五年

錢為佛像

犯法有劔

廢川內自

始用

許受 許受 許受

制度下令稱教宮殿悉除去鳴吻○閏二月壬辰權知貢舉扈蒙奏
 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下
 詔放榜新制也○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
 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結甲募兵陰為戰守計
 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夏四月上按嶺
 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潘美王明度地并省以便民甲午初發
 白州及常樂州○五月丙寅詔發嶺南道媚川都先是劉錡募兵能
 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於是潘美等言採珠危苦之狀上亟命降
 詔罷之○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曹翰往塞之上謂曰霖
 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
 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言今陛下
 憂民如是必不能為災也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
 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
 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
 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
 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河又決大

宋監二

九

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
 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禽義
 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
 命斬之○六月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戊申發諸州兵
 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
 下詔曰近者澶濮數州霖雨存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
 元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
 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時東晉
 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二篇關之於身詢以治水之道悉其
 對將受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秋七月永慶公主
 薨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上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
 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
 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輒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
 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
 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有與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
 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

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荆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大政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

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必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禁玄

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曆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冬十月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

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棄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

其法精審甚重之○十一月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是歲大饑○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

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厚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

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

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令職爾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

○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脈而重民命故

○開寶六年湖南吳越漳泉奉正春二月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賑曹州飢民○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丞

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三月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

人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對失次絀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

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心情取舍非當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扎別試詩賦命李瑩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又五經開

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明法諸科九十九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

李符 符 符 符

用儒 臣守 大審

賤書 州凱

進士 擊鼓 訟榜

禁下 蕃銅

太祖 開寶六年

海至化外○夏四月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有才學
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即駁放不得優
假虛至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寡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
役永不得入科場○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
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是日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
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權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
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南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
繼寫送與之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
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戊申詔
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知制誥王祐等上
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五月上知堂吏擅
中書權多為姦賊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
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
賞其罰

創業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
實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
 實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
 實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

虛文之習
難革故也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上留意
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
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六月辛卯召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于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
四百人○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戶參軍刺史頗重禮之及奚嶼知州
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
嘗為文訛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
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
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
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趙普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
上初聽趙玘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
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自李崇矩罷
上於普稍有間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
分其權○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

續晉

晉書

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北虜十餘年間不敢寇邊民皆賴之○八月草澤王德芳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芳同學究出身○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為其官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於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柰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兩驟至上不悅兩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兩時兩難得百注各懼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東溫焚之其多得謗各殆由此也

宋史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運幽薊之伐其再

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不刊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宰相八見必命坐大政事則謂之自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國初二相自以前朝舊臣補存刑跡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普獨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專所以答雷德驥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爾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大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楚昭輔為樞密副使辛未殿前都虞候楊義為殿前都指揮使自韓重寶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以前命義○冬十一月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女真遣使來貢馬○是歲盧多遜知制誥彙蒙燕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攸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循資格一卷制勅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

太祖 開寶六年

續晉

晉書

續晉

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
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昔放國初有
為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父也亦卒為之自銓法一嚴無
有流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然王安石章子厚之
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季公沆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得也

開寶七年吳越王元春二月壬辰慶州言刺史

姚內斌卒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虓勇如

虎也○四月丙午命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怒遠人便

之○監察御史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偽稱商人抵

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擒置於法○秋七月江南國主知

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復遣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

曰朝廷今及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始

決意伐之初江南人焚若冰舉進士不中第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

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

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

冰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冰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

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九月癸亥命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

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又命潘美劉遇梁迥等同領兵赴

荆南○冬十月江南國主遣其弟從鎰入貢上留之不報○曹彬與

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

焉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郝守濬自荆南以大艦載

巨竹短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

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

戰於銅陵敗之○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寇蒙上言昔唐玄宗每開

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舍人執筆勅切以紀時政後唐明宗亦

命端明殿李士及樞密直李士輪修日曆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

廢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

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

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

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虜

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虜

也○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
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契丹邊臣貽知雄州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
間上命全興答書許之

和和與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
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後與太原相接以漢高
帝處此必有平城之憂唐太宗處此必有借助之舉惟太祖專任
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
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
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得中國之弊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
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開寶八年是歲江南吳越歸宋春正月乙酉上謂宰相曰古

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
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
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
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初次秦淮舟楫未
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勇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
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二月甲子上
謂宰臣曰年穀豐登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

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丁卯命王祐扈蒙邊南諭雷德
驤並權同知貢舉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
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貧之路甚無
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
於是內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
三月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蝨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
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凶凶之罪止從投鼠何近代憲綱之
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負
其死○夏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
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
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汗轉
耳乃命為太常寺太樂署令

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不以伶官與士

帝王尊異后族因寵戚里優厚親法以金帛富之可也

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

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雍市木則曰恐壞

天下法制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遙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觀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於是超禹湯而齊堯舜也

五月江南國主自出巡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始驚懼○六月甲子彗出柳長四丈長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秋七月江南捷書累至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九月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者國主召之為給事中與徐鉉同使京師冬十月己亥朔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遣王仁珪焦繼勳同修汝陽宮室上始謀西幸也○十一月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使殿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丁

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仍各厚賜遣還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群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賑城中飢民

當亂世則為強者所脅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羅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以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即當復還不父留也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觀詔許之

請加
尊號

曹彬
不伐

曹彬
不伐

曹彬
不伐

開寶九年吳越障泉奉正朔春正月辛未曹彬遣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來獻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今得死臣之分也鉉色不變上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二月己亥群臣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庚戌以宣徽院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闕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所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

曹彬 人言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因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曹彬 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忘功也慮其各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察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上初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不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不在職甚盡力上計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三月己巳以不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之列五庫以貯之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上將西幸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先是群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襖以賜俶封識甚固戒

太祖 開寶九年

傲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傲章疏也傲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傲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丙子車駕發京師辛未上至西京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初雨彌月不止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左右相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上亦弗從晉王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又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荅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丙午車駕發洛陽宮辛亥至東京

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上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

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初李煜既降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不降詔曹翰率兵討焉自冬訖夏死者其衆丁丑如拔之翰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象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盡載金帛寶物於其上時號為押綱羅漢○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晉王光義性仁孝上雅鍾愛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秋八月丁未命伐北漢○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為之用其黜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

王全斌有大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持功為過故抑全斌等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勳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先是上不豫壬子夜大雪上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

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上崩時漏下四鼓矣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子母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甲寅太宗即位改名炅乙卯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閣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傳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

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金戈鐵馬開闢以有天下不付之璽源衍慶之諸王而乃授之太平福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叶堯禹之承舜我太宗獨無是心乎切觀即政之初平定先帝以勤勞定天下凡軍國機務邊防制置咸平定之矣守舊規不得輒易噫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愚於此言見之

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義倫加右僕射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費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文○宰臣薛居正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以齊州防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洺州防禦使

太祖 拓 遇

應州觀察使判州兼西山延檢○國初并益廣南各一江表止通貢奉戎北以皆未賓服太祖垂意將帥分命遣等控禦西北廿族在尔師考撫之甚厚所部州縣堯推之悉聽便宜勸之來朝人召對命坐賜以錫賚殊異遣還是

邊臣曰富以仁以良十用間洞見蕃夷法狀時有寇鈔亦允知○時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由是二

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在洺州月城四面悉令種柳濠中

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不政績尤異者為上格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之馳慢所

